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小说集·6·

8

In 12 Divisions & 30 Volumes

A TREASURY OF MODERN
CHINESE LITERATURE

THE SECOND DIVISION,

NOVELS

7 VOLUMES, NO.6

SHANGHAI BOOK STORE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第2集·第8卷·小说集六

吴组缃 端木蕻良 时 萌 主编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嘉兴市新嘉印刷厂排版

昆山市亭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9 $\frac{1}{4}$ 插页 4 字数 660 千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4500

ISBN 7-80569-322-6/I·102

定 价(精) 20.50 元

出版说明

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，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、清王朝腐朽崩溃、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。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，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，包括起义农民、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，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，群起抗争，自强自救，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。这是民族斗争、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、空前激烈的时期。反映在文学上，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，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，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。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，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、反映现实社会、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、文语合一等方面，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，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。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，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。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：繁、碎、乱，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，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。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的编辑，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似烟海、隐显错杂、良莠不齐、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，分门别类地搜集、烛隐、筛选、点校、笺释，并撰写导言和作者小传，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、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，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、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、选材、教学和鉴赏。

上海書店

1990年10月

12 专集 30 分卷顺序号

ORDER OF THE 12 DIVISIONS & 30 VOLUMES

- 1 文学理论集： 两卷 第一卷、第二卷
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, 2 Volumes, Nos 1—2
- 2 小说集： 七卷 第三卷至第九卷
Novels, 7 Volumes, Nos 3—9
- 3 散文集： 四卷 第十卷至第十三卷
Prose Writings, 4 Volumes, Nos 10—13
- 4 诗词集： 两卷 第十四卷、第十五卷
Poetry, 2 Volumes, Nos 14—15
- 5 戏剧集： 两卷 第十六卷、第十七卷
Drama, 2 Volumes, Nos 16—17
- 6 笔记文学集： 两卷 第十八卷、第十九卷
Literary Notes, 2 Volumes, Nos 18—19
- 7 俗文学集： 两卷 第二十卷、第二十一卷
Popular Literature, 2 Volumes, Nos 20—21
- 8 民间文学集： 一卷 第二十二卷
Folk Literature, 1 Volume, No 22
- 9 书信日记集： 两卷 第二十三卷、第二十四卷
Letters and Journals, 2 Volumes, Nos 23—24
- 10 少数民族文学集： 一卷 第二十五卷
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, 1 Volume, No 25
- 11 翻译文学集： 三卷 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
Translated Literature, 3 Volumes, Nos 26—28
- 12 史料索引集： 两卷 第二十九卷、第三十卷
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, 2 Volumes, Nos 29—30

第六卷编选说明

本卷收忧患余生(连梦青)著《邻女语》(1903—1904),吴趸人著《恨海》(1906),黄帝嫡裔(黄世仲)著《宦海升沉录》(1909),东海觉我(徐念慈)著《新法螺先生谭》(1905),陈冷血(陈景韩)著《新西游记》(1909)以及徐枕亚著《玉梨魂》(1913)、《雪鸿泪史》(1915),符霖著《禽海石》(1906)共八种。另外,吴趸人著《痛史》(1903—1905)和《九命奇冤》(1904—1905),存目辑入别集。

《邻女语》与《恨海》皆以庚子事变为题材,不同的是:前者旨在正面描写在中外反动势力折腾下遍地哀鸿的苦况,后者则以这次世乱为背景,叙写两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,标为“写情小说”,但亦颇能反映当时社会灾景。《邻女语》早被誉为“文笔清隽可喜”;《恨海》以写情委婉曲折取胜,辛亥以后曾被改编为戏剧并摄制电影。

《新法螺先生谭》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较早的科学幻想小说,作者生动地叙述了主人公新法螺先生漫游月球、火星、金星,终于回归地球的情景。在人类尚未进入宇宙航行实践的清末,徐氏竟能写出如此大胆的幻想,弥足珍贵。《新西游记》作者自云,此书“以实事解释虚构……实略寓祛人迷信之意”,又云“以

现在事物，假当时人思想推测之，可见世界变迁之理”。这些小说，正是西方新科学文化浸入华土的客观反映。

《痛史》作为历史小说代表作，《九命奇冤》作为公案小说代表作，存目入选，不仅为照顾“品种”，乃因前者藉说古以针砭现实的社会效应，在当时对倡扬民族革命大有裨助，后者的融入西洋小说描写技巧，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。

辛亥以后享盛名的写情小说《玉梨魂》与《雪鸿泪史》，为姊妹篇，一小说体，一日记体，后者乃前者之赓续，皆揭露封建旧礼教肆虐之下，青年男女忍痛自扼“非理性”的爱，至情流露，似不宜完全否定。“鸳鸯蝴蝶”固蚀人意志，“发情止礼”也非正道，然而从中可窥见的沉重的封建僵尸压制人性之淫威，亦足以为今日提供反思之资料也。

《禽海石》为目前发现近代最早的以第一人称叙写的爱情小说，笔墨工夫也是比较细腻的。

入选的这些作品，当然也显出一些时代的局限，譬如，吴趼人和黄世仲对义和团的想法，似乎也不无可议之处。

总 目 录

第六卷编选说明(1)

- 邻女语 连梦青(1)
- 宦海升沉录 黄世仲(90)
- 恨 海 吴趸人(247)
- 新法螺先生谭 徐念慈(323)
- 新西游记 陈景韩(344)
- 痛 史(辑入别集) 吴趸人
- 九命奇冤(辑入别集) 吴趸人
- 玉梨魂 徐枕亚(426)
- 雪鸿泪史 徐枕亚(596)
- 禽海石 符 霖(858)

附 录

- 〈痛 史〉(内容介绍) 韦 国(925)
- 〈九命奇冤〉(内容介绍) 胡济涛 施星火(930)

邻女语

连梦青

连梦青，笔名忧患余生，生卒年不详。与新闻记者沈荃、《天津日日新闻》主编方药雨相友善。沈向方泄露中俄密约内幕，方揭诸报端。事为慈禧太后获悉，即逮捕沈荃，杖毙于刑部狱中，并缉捕同党。连梦青逃沪后居刘鹗寓所。其时，李伯元正为商务印书馆编辑《绣像小说》，因刘鹗之介，遂向该杂志卖稿为生，而成为职业小说家。所著《邻女语》，据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续编引《清代轶闻》云：“《邻女语》一书，记庚子国变事颇详确，文笔清隽可喜，实近日历史小说之别开生面者。”《邻女语》最初发表时作者署“忧患余生”。

本篇据《绣像小说》第6期至第20期(1903—1904)。

——编者

目 录

- 第一回 弃国狂奔仓皇南走
毁家纾难慷慨北行 …………… (4)
- 第二回 清江浦逃兵占作逍遥地
银河宫老尼演说乱离情 …………… (11)
- 第三回 美人拥兵豪仆丑妆官样架
壮士赠马书生神勇俗人惊 …………… (19)
- 第四回 韩家垣美人枉送命
蒲台县灾户哭求粮 …………… (26)
- 第五回 济南军中鹅鸛成列
在平道上莺燕悲歌 …………… (33)
- 第六回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悬首级
长官不幸连朝公署苦逢迎 …………… (41)
- 第七回 居庸关刘提督奏捷报
张家口沈道台赚敌兵 …………… (47)
- 第八回 逃都统重入张家口
废道台二赚德国兵 …………… (54)

- 第九回 沈道台三赚德统帅
郑监司骈首太原城 (61)
- 第十回 北洋大臣拜师兄
黄连圣母遣神将 (68)
- 第十一回 董二姑刘三姑脱离虎口
布政使按察使迎拜马头 (75)
- 第十二回 权臣构祸杀三忠
罪魁偷生难一死 (82)

第一回 弃国狂奔仓皇南走 毁家纾难慷慨北行

引首：

何事风尘莽莽，	可怜世界花花！
昔时富贵帝王家，	只剩残砖破瓦。
满目故宫禾黍，	伤心边塞琵琶。
隋堤一道晚归鸦，	多少兴亡闲话。

话说北方庚子年，义和团大乱之后，两宫仓卒出走。这班在京的文武各官，除有权势的，扈驾西奔，其余的官，不是舍不得家眷，不肯离开，就是弄不到川资，不能远走。京城的地面虽大，京官虽多，却无一个为国捐躯，尽他们平日八股上所说“孝弟忠信礼义廉耻”八个字意义，都早把这八个字忘了。但见那一班在京的尚书、侍郎、翰林、主事，门口挂的是大日本顺民，车上插的也是大日本顺民。一霎时间，京城内外，无论大大小小的人家，都变了外国人民，没有一个不扯外国旗号。只见迎风招展，蓝的花的，红白相间的，世界上怪怪奇奇旗子样子都有了，只不见甚么正红旗、正白旗、镶黄旗、镶蓝旗，又是甚么中国黄色龙旗。这些话暂且搁下不表。

单说江苏镇江府丹徒县，有一位豪杰，姓金，表字不磨，单名是个坚字。他父亲是个军功上出身的大员，出入锋镝之中，往来

战争之内，一生处的是艰危困苦之境，天地间所有至难至险境界，无不视为坦途。晚年得子，就止不磨一人。未及三年，老病先死。不磨秉其坚忍凝定之性而生，自幼即端重不佻，巛巛可畏。母亲水氏，守着孤儿过活，教以读书识字。到了十三岁时，经义粗毕，乃令出就外傅，学西国文字；又在武备学堂，练习炮线枪靶、行军战阵之法。当庚子年春夏之交，不磨正是二十岁，母亲也一病而亡。不磨举目无亲，郁郁不乐，常在江干一带，登楼远眺，日日在酒楼中，买了些上海新闻纸，考察世界现今情状。每听得北方拳乱情形，无不咬牙切齿，骂这些大员无知无识。

一日，在酒楼小酌，披襟当风，忽见瓜州口来船，蔽江而下，人声嘈杂，帆影纷驰，仿佛逃难一般的光景。不磨一见大惊，忙算了酒账，付了酒钱，匆匆下楼，一直望江干去来。比到江边各码头上一看，只见搬行李的箱子、柜子、铺盖卷儿、伙食篮儿，都贴着户部、工部、吏部、刑部、礼部、兵部、翰林院、内阁字样。不磨一见，便知道是北京逃下来一班逃官。此时正打听不清楚北边到底闹的是个什么样子，想去问个明白，又不好抓住那个来问。只见搬行李的一个一个搬得汗流满面，身滑如油，也不晓得行李里面是些什么东西，搬得这样辛苦。自下午五点钟搬起，十七八班挑夫，搬到七点钟，也没搬尽。不磨又想到这些逃难的，真也太糊涂，这样笨重的东西搬得来，要是遇着强盗，岂不要遭杀身之祸吗？说声未了，又见夕阳红影之下，来了无数河运官船。船上旗帜，映着晚霞，看见写的是某部大堂、某部左堂、右堂。只听得摇的橹声更急，吵的人声更杂。有个人在船头上，挺着腰杆子，打着京片子，乱嚷乱说道：“你们使点劲，快点儿赶到码头，赏你们酒钱。要不然，咱们明儿到了镇江，误了咱们的路程，送你到衙门，敲断你的狗腿！”那船上的人答道：“大爷不要着

忙，这边不就是镇江码头吗？到也到了，还骂什么？罗噍什么？”那打京片子的不听犹可，一听便雄赳赳气昂昂的伸出手，打那答话的两个耳巴，口里大骂道：“你这忘八羔子，小杂种！我骂你，我打你，看你怎么样！”那答话的不敢则声。见他含了一泡眼泪，望后舱躲避去了。不磨看得真，听得切，不觉大怒，以为这班贪官污吏，贻害国家，今日已弄得天昏地黑；到了这步田地，还是这样无理取闹，倚势凌人，要是太平的时候，不知怎样鱼肉小民哩！怒气冲冲，急忙走到他要泊船的地方，等他停船妥当，看见那个被打篙工正跳上岸来，就点点头招呼他来问道：“你们打那里来？望那里去？船上坐的是那里人？怎么样的官？”那篙工颜色不善，愤然答道：“你的眼睛瞎了？船上旗子，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？我们打清江来，到嘉兴去的；他们也有到杭州的，也有到苏州的。你问他干什么？”不磨恍然大悟，也不去计较，也不再往下问，急急回头，跑到搬行李这边码头站着，看那搬行李的，到底是群甚么人、甚么景象。

此时天色已晚，洋街上电灯已点得雪亮，看看搬行李的将近搬完。船上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穿着长袍大袖的衣服，一起一起的上岸，都是一个个扶掖而行，各现一种狼狈之色。最后有两个南边老妈子，扶着一位白发龙钟的老太婆，颈脖子上、手腕上都围着蓝布白布，布上血迹模糊，好像是刀剑光景。老太婆当下一面走，口里一面操着湖南土白骂道：“这都是天杀的康有为害我的！请了洋兵进来，害得我走都走不赢。大师兄说我是奸细，把我斫了两刀，亏得菩萨保佑，没有死……”说声未毕，忽有一个四十来岁的，穿着大袖半截纱长衫、架着碗大两眼镜，急急走来，说道：“妈妈不要则声。岸上就是洋人地界，小心把洋鬼子洋枪打死。”那老太太听了，果然哑口无言，睁着眼睛，两手发

抖。扶着两个老妈子，也是面无人色，急急忙忙，三脚两步，跨到六吉园栈房门口，进门时还几乎被门槛绊倒。不磨看了这样情景，听了这样话，不觉发声狂笑。那四十来岁穿半截长衫戴大眼镜的，听见笑声，还回头狠狠的盯了不磨几眼。不磨叹道：“蠢虫蠢虫！我看你们真个比有知识的禽兽都不如了！自己在北京连群结党，称颂大师兄法力怎么样大，怎么样灵，把社稷当作孤柱，拚作当顽意儿，弄得今日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，到了自己逃难，还埋怨康有为害的，说是康有为请洋兵进来。我想康有为那里有此本领，可以调遣各国洋兵，我恐怕中国人于今没有这号有脸的人罢！”口里一面说，心里一面想，脚下一面走，猛然抬头，不觉已到自家门首。忙叫开门，觉得精神焦躁，呼唤管家金融，掌灯安息。饭也不吃，书也不看，就和衣而睡。自在枕上，翻来覆去。想到北方生灵涂炭，已入水火之中，南方密约未成，未知颠沛何似，这些做官的固可以逃生，那些做百姓的又何以为活呢？

不磨生性慈善，素有澄清天下大志，此时颠倒梦想，要想拯拔这时候北方民人，却总想不起一个好法子。到了第二日，将要天明，忽忽小睡。不及片时，又为家人们惊醒，连忙起身，漱盥已毕，即刻更衣出门，重到昨日江岸所立地面，寻个茶楼小坐。买了几张上海昨日新出新闻纸，只见《新闻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都载着：

各国联军，已于十九日攻破京师。两宫西幸，已驻蹕贯市。

不磨阅毕，不觉心更惶惶。再望楼下看时，那江岸逃难的官员家眷，更比昨日多了好几倍，洋街码头栈房，已有人满之患，并有望城里租屋借住的。今日来的逃难的官眷，又比昨日不同，倒有一半披麻戴孝的，并有哭哭啼啼、同好些棺木同来的。细细打听，却都是在路上，遇着义和团路劫，或遇着游勇打单，就是昨日

那位老太太口里骂康有为的，也是大师兄说他是教民，斫了他两刀，并无一起是为洋兵糟蹋。不磨听在心里，并知北方乱事已极，一天紧似一天，若不设法救护，将来乱到南边来了，就无法可救了。又因生性好奇，最不喜与人苟同，便想道：“人家有官有职的，都是这样望南边逃来；我这无官无职的，偏要望北方走去。”又想到：“我家私尚有两万，若是南边乱起来，便将分文无着。我却不肯送把乱民抢夺，我不如卖了这个，当盘缠到北方走走，或者遇着机会，于自己宗国尚有一二分可救呢。”此时听得山东尚称平安之境，便定了从清江浦、山东一带进京察看的主意。会了茶钞，也不再去看逃难的光景，一气奔回家中，接二连三叫管家金融来，商量变卖产业只身北游之法。

管家金融一听大惊，便垂着手，低着头，想了半天，以为这小主人是不懂世事的，便依着自己见识，发声劝道：“主人呵！老主人冒了一世的险，做了一世的官，人家到了这个分儿，就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家当，到了今日小主人手里，卖掉两万三万的，也就不为过。但是老主人平日待人宽厚，待己刻苦，今日剩下这点不到两万的家私，都是勤俭辛苦积下来的，又不是由贪污剥削而来的，小主人还该体恤体恤老主人意思，慢慢的用罢。况且老主母守着小主人，守到这么长大，也不容易。北方兵乱，极是可危的事情，又没有甚么亲甚么友，有甚么好看，要自己卖了家私，去到北边去呢？想是主人闷得慌，不如奴才跟了到上海一游罢。”不磨听了，喝道：“你这狗奴才，真是天生的奴才见识！《孟子》上不说过：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犹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犹己饥之也。我是披发纓冠，往救同种之难，已是不可片刻稍迟。我主意已定，已是不可挽回。你晓得吗？我要是不卖这家私，等到洋兵进来，土匪作乱，我还有么？你又想想看：老主人出兵打仗，

身在刀林弹雨之中，尚且死而无怨。我又不去与洋人、拳匪去对敌，去杀他们，我是去做好事，我还怕什么！”金融听到这里，忙笑道：“主人主人，要是做好事，主人将这家私卖去一半，交把上海善堂善会里就是了，又何必自家去哩。”不磨急得忙顿脚道：“你这——你这——你这真正天生奴才种子！你不想想，我有钱，我不晓得自己用，要送把人家用？我做好事，我不晓得自己做，我要人家代我做吗？他们那些善堂善会，那里是做好事，还不是想借此发财，你这奴才那里晓得，也就听信了他们。你要是有钱，你送把他们用罢，我是做主人的人，却不同你这奴才一般见识。我正要自己做事，自己用的，你快快去与我设法，变卖家产。你晓得么？我这里迟了一天，那北京城里多苦恼一天。我性子急，你再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用了。”金融听了，果然不敢执拗，只得口里自己噜苏道：“奴才长奴才短，我看做奴才的，不止我一人呢。那些坐八轿开锣喝道，那一个不是做奴才！”不磨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气，姑且装着耳聋，不去理他。只在家中一面清理各事，一面督促金融，找寻买主。

那些镇江城里住的绅商富户，那个不晓得金家底细。听得金家要卖家产，却无一个怜他是轻财仗义的，扶助他一二分，却都是大家想得便宜货。这个措他，那个勒他，一千银子田产，只能卖到三百两。金融这老管家，在金家已四五十年的老家人，亲眼见老主人买进时辛苦艰难，那里就肯轻易便宜卖了出去，东跑跑，西走走，总是说价不落。这里不磨等了好几日，心急如火，日日催逼金融回信。金融无奈，将这情景，一一说明。不磨叹道：“无怪世界大乱，人心不平，一至如此，那有不遭兵劫的！”后来无奈，还是不磨想出一条主意，寻着一个西文同学朋友，姓名叫黄中杰，在英国洋行充当大写，每月倒有三五十两薪水，可以养母教子。其人虽穷

困不堪，却以信义为重，一言不苟，所以西人多敬重他。不磨寻着了黄中杰，就将财产抵押银款之意说明。黄中杰当时就与大班商量。大班西人说道：“现在各国皆与中国开战，早停止交易。既然是你的好友，我可以将值一万两的财产，抵押墨西哥洋钱六千元，多则不能。”黄中杰出来与不磨定议，不磨允可，就约明日在行中交契签字，并托汇款五千，至北京应用，先取一千，作为路费。黄中杰进去，又与大班西人说明。西人也一一答应，就此订约。

到了次日，不磨已是将一应应用行李，捆扎停当。选了一个小厮，就是金融儿子，名叫金利，也是不磨从小伴读的书童，文武全才，会写会算，会打枪靶，会骑马作侦探。不磨带了这个有用的家人，到后来还得他许多帮助的事情。这是后话不提。镇江家里的一应门户锁钥，进出用款，都交付金融看管。不磨遂同金利到洋行交割取银。果然朋友之力，胜于骨肉，等到不磨到时，黄中杰已将事事办妥，只等不磨交契签字取银。不磨签过字，取过汇京汇票，叫金利背着一千洋钱，辞黄中杰而出。黄中杰还祝了许多颂词，说他自己不能同去，愿他速到北京力救同胞。种种热心之话，令人听了下泪。不磨遂一揖而去。再到家中，同了金利，押了行李，上镇江小火轮，一直往清江浦东大道进京要路而来。这里金融送他主人去后，一直等到望不见小火轮火烟，再回家下。正是：

昔时攻苦勤修士，去作慈悲救难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原 评：

不磨秉性坚忍，便自不同，可见人无坚忍之性，不能做事。

老太太埋怨康有为，此必闻之乃郎平日之议论，故作如